

青秧时节

短篇小说集

7.7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育 秧 时 节

短篇小说集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肥西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30,000

1974年12月第1版

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32 定价: 0.42元

目 录

老两口.....	甘发俊(1)
一代新医.....	汝伟民(17)
笨鸟先飞.....	韩冠侠(35)
育秧时节.....	卓文定(44)
灯.....	吴 牧(62)
老饲养员.....	刘 振(78)
红枫岭上.....	魏启平(94)
创新的婚事.....	姬树明(110)
选队长.....	陶良年(123)
谷雨时节.....	杨积彬(136)
在青龙山发生的故事.....	戴庆中(156)
入党之前.....	樊云生(182)
林 霞.....	孙玉章 周桂田(194)
冬 梅.....	朱世信(204)

老 两 口

甘 发 俊

吃晚饭的时候到了，张大伯和张大娘的“内战”还未停。锅空灶冷，两个人谁也没有生火做饭的意思，张大伯蹲在牛屋里闷头抽烟，张大娘坐在厨房的饭桌旁，不时地撩起衣襟揩泪。

张大娘是村里有名的好脾气，村子里一些肝火旺的青年人，为家庭中三长两短的事闹纠纷，都爱找她评个理。不消三言两语，都会偃旗息鼓，心平气和下来。张大伯也是个从不知道忧愁的人，他的脸就象九九艳阳天，总是晴朗朗、乐呵呵的。

可是今天，老两口却破天荒地吵起架来了。张大娘泪一把气一声地数说个没完，张大伯先还粗声大气地还几句，后来干脆不吭声了，老伴越说越伤心。他呢，却只顾叭哒叭哒地抽烟，有时还冲老伴瞪几眼，弄得老伴啼笑皆非。

张大伯是七十开外的人了，身子挺硬朗。解放前给地

主打了大半辈子长工，腰也累伤了。近些年，队里照顾他年老身残，不让他再参加劳动，给队里当当参谋就行了。可是，他硬要坚持为队里喂条牛，今天就是为牛的事吵开的。

一

半月前，张大娘到徐河去学新蚕种的饲养法，大前天才回来。到家时，人影已向东拖了长长的一截。她跨进门，只听老头子在牛屋里大声说话，灶上蒸气腾腾，锅里呼突呼突的响。一揭锅，锅里煮了半锅黑泥豆；走进牛屋，原来老头子一边忙着铡干草，一边在训老水牯哩。

老头子见老伴回来，笑呵呵地转过身，高声道：“收获不小吧？今年队里养蚕就看你这取经人啦！也真快，转眼就半个月了！”说着他立起身，走到厨房，从灶上抓了一把盐撒到锅里。又伸手从灶底掏出一个黑漆漆的煨罐，揭开罐，倒出一碗白灿灿的稠粥，递给老伴：“晌饭还没吃吧？喏，先慰劳慰劳。”

老伴嘬嘬嘴说：“这光景了，除了你，谁还没吃过？”

老头子笑笑，这才端起碗，又从碗橱里端出一大碗辣酱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见老头子这个劲头，张大娘心里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她唠叨说：“成天就是你的宝贝牛金贵，菜地没有十里八里远，光就点辣酱，吃了心里能舒畅？”一边说，一

边拎起篮子上塘头的菜地去了。

到了菜地，张大娘惊呆了。天啊，这半月不在家，菜也长野啦！两畦白菜全生出一尺多长的苔，开着黄灿灿的花。开春才露头的小草已盖满了地皮。张大娘也忘了给老伴烧菜的事，只顾埋头理菜、拔草，一直忙到太阳落山，才气冲冲地拎回满满一篮菜杆来家。

进门来，张大娘把老菜杆往牛屋一倒，本想发通火。可是一张望，牛屋空空的，张大伯和牛都不见了。

张大娘只好按下火气，忙着淘米做晚饭。揭开锅一看，锅里满满一锅水，热乎乎的，锅灶旁边放着两只热水瓶。张大娘心想，老头子也还晓得过日子，用煮泥豆的余火又烧了这锅热水，天冷冷的，晚上烧点稀饭吃，既调和又解渴。想着，心里那股火不由消了一半。

晚饭做好，老头子也牵着牛慢悠悠地走回来了。还没跨进门，老远就问：“锅里的水开了吗？”

老伴一边盛稀饭，一边说：“放心吧，渴不了你！”张大伯这才笑着点点头。把牛牵进牛屋，拴好，走进厨房，端起碗吃稀饭。大伯吃了一口，便走到碗橱边找辣酱，见碗橱里空空的。就说：“稀饭里没放盐，也不弄点下饭的？”

“你还要吃菜？”大娘又有点气了，“巴掌大的一块菜地，看你给荒成什么样子！”

老头子笑着直咳嗽，说：“怪我！怪我！这些天给忙忘啦！”

老伴知道老头子爱牛成癖的倔脾气，队里的牛，就是他的半条命，这会儿又认错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多计较，还从里屋里端出一碗炒鸡蛋。

吃罢晚饭。老伴收拾碗筷，张大伯又钻进牛屋，端出盛在脸盆里的黑泥豆，用青干草包着，一边撬开水牯的牙齿往它嘴里送，一边说：“老伙计，争口气呀，多吃点，长壮些，‘黄母沙’要下崽，不能干活，你可得发扬点风格，老当益壮，替它顶把力哇！”

喂下盐煮黑泥豆，张大伯便来倒水瓶里的水，一提水瓶，空的，“水呢？”大伯吃了一惊，问老伴。老伴见老头子那惊讶的神情，恍惚地问：

“刚吃的稀饭，那么渴？”

“渴，快烧！”老头子一边忙着去抓那一堆铡碎的干稻草，一边命令老伴。

张大娘洗好锅碗，正忙着粘一块黑灯芯绒鞋帮，听老头子嚷着要烧水，就放下鞋帮抱怨地说：“你呀，刚吃过稀饭，真的又渴起来了？作弄人咋的？”说着，舀了瓢水倒下锅。

“差远哩！”老头子抢过来，又舀了四五瓢。

“是牛肚子？！”老伴不明白地问。

“嘿，差不离！”老头子正儿八经地应了声。

老伴“哦”了一声，才想起老头子常说的，冬天不能让这条牛喝冷水。

这一天，老两口子一场轻松愉快又带点生活乐趣的口

角就这样过去了。

二

可是事有凑巧。

第二天晌午，张大伯牵着老水牯晒太阳活动回来，女婿明水来了，老头子招呼了声，就一边不紧不慢地忙他每天必干的活——给牛刷拭。一边问起女婿牛呀马呀的事。张大娘可忙坏了，要知道，明水可是个稀客，他是跃进生产队队长，工作忙，相隔虽然不过十来里地，可一年来不了三两趟，今个不知是什么风把他刮来了，张大娘喜得合不拢嘴。

问过女婿几句贴心话后，张大娘猛然想起女儿大前年找她要大青豆种时说过，明水最喜欢吃盐炒大青豆。心想，正好，先泡壶热茶，炒点大青豆。让老头子和明水拉呱拉呱。整天忙开会忙生产，来一趟难得哟。她泡了茶，又和好半碗盐水，就匆匆地去抓大青豆。手一伸进罐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罐里空空的。“啊！这是咋回事？”她想，可能是老头子挪了地方，她东摸摸，西抓抓，哪里也没抓到，连抽桌下的那口盛了一斗二升黄豆的大罐子也是空空的。她忙走去问老头子。

老头子和明水还是坐在牛屋里拉呱，他高声大气满口扯的尽是牛马经，张大娘便没好气地说：“整天牛呀马的，家里哪里没块地方，怎让明水坐在牛屋里！你呀，胡子齐

胸脯了，也该改改脾气。”

她见老头子不理睬，还在用烟管指天划地，一会儿是人畜同理，注意饮食，注意冷暖；一会儿又是从牛大小便看牛胃口，说得津津有味。明水在那里又是点头又是笑，一会又在小本本上写。她感到自己咋呼得没趣，便走到老头子身边轻声问：“那小瓦罐里的几升大青豆呢？”

老头子漫不经心地回她一声：“喂牛了。”又去扯他的牛马经。

张大娘听说喂牛了。忍不住冲出一句：“你——种子也不留啊？”说出这话，她又有点后悔了：在明水面前为这点事，老两口子抬起杠来多不好，她把满肚子要说的话又吞了下去，可是这吞下去的象一块糙石，一块热铁，在肚子里怎么也不舒服。

她没心思听他们扯些啥，没了大青豆，只得从一个小掉嘴茶壶里倒出一碟南瓜籽，放到锅里炒。一边炒，一边还在气恼老头子煮大青豆的事。不留神，瓜籽也给炒焦了，她把那一碟炒焦了的南瓜籽端到女婿跟前，强忍住自己的气愤和恼怒，说：“尝尝吧，如今家里存不住半点东西，唉！”

大娘一边说，一边朝老头子白一眼，心里想：“老不死的，要是现在端出一碟油亮亮的盐炒大青豆多好！家里被你弄得象大水洗的。”明水笑了笑，噙了几粒南瓜籽，又问候了张大娘几句，就告辞了。

把女婿送远，张大娘怔怔地坐在桌前，桌上放着那一

碟堆得尖尖的焦糊了的南瓜籽，她的眼睛潮润润的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她想，每次女婿来，总是先炒一大碗他最喜欢吃的大青豆作茶点；吃过饭，女婿走时，她也总把剩下的大半碗用张纸包好，塞到女婿的口袋里。可今天——她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冲着老头子：“你，你究竟想把家弄成个啥模样？这门户——”她说不下去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张大娘是个殷勤待客、争气好胜的老人，不要说是不经常来的女婿，就是左邻右舍一些老大爷闲时来拉呱聊天，她也总是热情款待，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。可是今天……。张大娘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恼，最后禁不住骂起老头子来。

老头子开头还说几句，“自家女婿，不是外人。再说今年春耕任务重，牛要保养好。”可是最后见老伴气得两眼眶水汪汪，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的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当夜老两口别住了劲，谁也没理谁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张大伯就起床牵牛啃刚露头的嫩青草去了，张大娘也是早起晚睡的勤勉人。她忙起了身，下了床，就又习惯地在梳妆台前摸来拂去地找她那把用了几十年的枣木梳子。摸了半天也没摸着，最后她想起老头子的怪脾气，忙跑到牛屋。牛屋已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垫栏草和昨晚牛吃剩的草屑都扫到门前场上晒了。她到窗台一看，木梳放在窗口，断了好几根齿，齿间还夹着些牛毛。张大娘心疼地摸了又摸，气得有话说不出，一连叹了几口气。

早饭时，张大伯又牵着那头老水牯回来了，饭也顾不得吃，又忙着去找来那已断了几根齿的梳子，一边给牛梳，

一边说：“老伙计，吃饱睡好，养壮身子，春耕大忙啦！”

那牛也象真懂他的言语，一连喷了几口气，象是真有为他争口气的神情。

几件事加起来，张大娘早就窝了一肚子火，现在又见他这样子，终于爆发了。上前一把夺过老头子手里的梳子，向桌上一拍：“你怎不为它披红挂彩呀！整天梳呀梳呀，比闺女惯得还娇！”

张大伯忍不住也上火了：“你，你也太自私啦！水有源，树有根。你，你是梨枝接在栗树上——忘了根本啦！”

老伴不服气，声音更高了：“我看你是越老越懵懂，都六亲不认了！”

“怎啦？给女婿吃点喝点就算亲啦？女婿可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呀，哼！”老头子用手指指脑袋瓜，“这个也要不断革命，为人民立新功！”

“噢，就你一人革命？我一年给队里忙两季蚕，夏晒场，秋抢收，都是你干的？”

两人越吵声音越大，左右邻居闻声都赶来劝说，两人闹了个“不战不和”，只好收了场。

谁知这天晚上，老头子从外面回来，招呼也不打，卷起铺盖，拎起灶上那口不常用的大锅，牵着水牯匆忙走了。走到哪里？老伴从屋里探出头，偷偷觑了一眼，只见老头子向南拐去。她想看个究竟，又怕别人见了笑话，就缩回屋，嘴里骂：“管他哩！这样也好，从此我俩一锅摔两半，你做你的馍，我吃我的饼。”可说是这么说，心里却象叫

人用针扎了一样难受。谁都知道，张大娘是个极要面子的人，做事从来不叫人说声不是。现在老头子这样不知趣，要闹个满城风雨……她咽下一口唾沫，还没坐稳，就又走出来探问在门口玩耍的孩子：“三娃，你见你大爷上哪啦？”三娃用手指指东边说：“大伯上东头的牛屋去了。”

晚上，隔壁陈大嫂来串门，问：“张大伯呢？”见张大娘不吭声，想起白天口角的事，就说：“大娘，我说你呀，老夫老妻的，有啥可争？大伯是个直性子，也不计较，争几句又值得老梗在心上？”她见大娘低头不语，眼里湿润润的，又问：“大伯呢？”

张大娘奈不过陈嫂子一再追问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家里呆不住啦，卷起铺盖走啦！”

陈嫂子一愣，问：“那，上哪儿去啦？”

“陪牛作伴啦，在家嫌我落后！”

陈嫂子说：“这就是大伯不是了，同锅共碗几十年，争吵两句，哪能卷起铺盖就走！”

张大娘闷头不吭一声，只顾撩起衣角揩泪。陈大嫂本来想趁今晚空闲出来和大婶拉呱拉呱，听听徐河养蚕的新鲜事。可现在她也感到尴尬，不好开口，坐了一会，借故向大婶借了根纳鞋底的大粗针走了。

陈大嫂走后，张大娘又闷坐了一会儿，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心想，这还成人家么？都七十几岁的人了，还吵吵嚷嚷，让人笑话。不行！往后日子还长哩，不能这样别扭过下去，得去找队长评评。

她掩了门走出来，不一会到了队长家。队长媳妇客客气气地让大娘坐下，又去倒了茶来。大娘问：

“队长呢？”

“到现在晚饭还没来吃，说是‘黄母沙’要下崽，准是在东头牛屋里。”

大娘起身便向牛屋走，心里明白了些。不过她想，事情还得弄个水落石出，让队长知道这两天的别扭全是老头子生出来的，我大娘可不是那样不知情理的人。

她走近牛屋，只听屋子里有人说话，听声音是队长。只听他说：“大伯，这里有我，你回去睡吧。今天事情是你不对，今年春耕耕牛紧，老水牯要调养，队上早有安排，饲料都安排在保管室了。听保管员说，他和你招呼几次，你就是不去称，还说问题不大。谁知你把家里的大青豆、队里分的黄豆都喂了，又买了黑泥豆喂，连豆种也不给大娘留，她当然有气。”

只听老头子说：“她呀，光瞅住芝麻，却见不着西瓜。队里虽说添置了‘东方红’，可那些拐拐角角的小块圈，拖拉机还能拐进去？牛是农家宝，要想多打粮，没有好牲口，田能自己翻过来？去年队上黄豆出售给国家了，留下不多，‘黄母沙’又下崽，还能苦了它？老水牯今春任务重，不精心调养，能担下这春耕担子？你大娘这两年呀，哼！是好日子甜透了心，忘了黄连味，也打起小算盘啦！”

队长笑着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大娘爱护集体，积极

劳动，关心他人，谁不说她是队里的好榜样。这两年队里蚕茧丰收，全靠她抓呀。这次她又趁这春蚕催春之前跑几十里地到徐河去学新蚕种饲养，这两天又忙着给几个饲蚕组的婶婶传经，这股心还不金贵呀！”

大伯说：“你说的是她一个方面。这些年来，你大娘学了毛主席的书，思想有长进，为队里做了些有益的事。可是得一分为二啊。她的脑瓜里呀，就是争气好胜，丢不得脸，女婿没吃着大青豆就生气，却不见队里牛吃壮了，是夺取春耕的关键。来人待客要紧，可队里的耕牛更要紧，这也是公和私的斗争啊……”

老伴听到这里，脸上火辣辣的，就再也听不下去了。她见老头子只穿着那件灰夹袄，在匆忙中连棉衣也没带来。俗话说，春寒彻骨。自己穿着件棉背心还感到凉，她忙回转身，跑回家翻出老头子的羊皮袄。

老伴又来到牛屋，只听屋里悄悄地还有人言语。她从门缝里细看：只见队长在那里低头沉思，老头子扯起裤管，正在用手摸那小腿上的伤疤，那伤疤比碗口还大，紫黑得怕人。见了这伤疤，她眼里又禁不住潮润了，她再没心思听老头子在低声诉说什么，把羊皮袄挂在门扣上就擦着眼泪走了。

这一晚，张大伯和队长谈到夜深。临走队长开开门，见门扣上挂了件羊皮袄，就笑着说：“大伯，你还说大娘不是，还要咋支持？看！这黑更半夜还送来羊皮袄，想得多周到！”

张大伯说：“这颗心，能全扑到队上才好。”说完两人都笑了。

这一夜，张大伯一会爬起来加点草料，一会牵着牲口在屋里踱踱，照大伯的话说，让它活动活动，下崽也顺畅些。

这一夜，大娘也翻来复去地直眯眼皮。她想起老头子和队长谈的话，想起老头子腿上那比碗口还要大的紫黑色的伤疤，她的心就象被谁揪了一把，不由酸痛起来。

老头子和牛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从十岁起，就给地主放牛，十八岁就给地主犁田打耙，糊口度日，一年累到头，还是糊不了全家三口人的嘴。到了耕田季节，三更就得起，掌灯也回不来。狗地主心疼他的耕牛，用两条牛轮替干，可人不准换，一季下来，老头子就剩下一张皮包着骨头。记得是二十五岁那年的一天，老头子带着病下地了，犁地时直觉得头晕乎乎的，他一脚高一脚低，象腾云驾雾一样。一个不留神，连人带犁翻到一个两岸长满荆棘、一丈多深的水壕里，犁刀把左腿皮划开六七寸长的血口，鲜血流不止。可是狠心的狗地主还是逼着老头子出耕，结果伤口化脓，整个腿都肿了。那时哪能有钱寻医，老头子整天用黄鳝血、膏乐草的叶子贴。可是天天出力，腿不离水，晚上又虫叮蚊咬，怎能好啊！伤口越腐越大，好大一块颜色都变成黑色了。冬天，破棉絮包了好几层，冷风吹着还是比针扎还要痛。但那个年月穷人能有什么办法？

想到这里，大娘哽咽地哭起来了。

三

第二天一大早，队长就派人来顶换大伯。大伯说：“春耕开始了，农活这么忙，抽那么多人做什么，有我一个人还不放心？你去吧。现在不好换人，看样子，下犊儿不过是早晚的事了。”

来人只好扛起锄子出工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张大娘用大瓷茶缸盛了一缸子稠稀饭，又放了两块烙饼，小碗里盛了点咸菜，一个咸鸭蛋，用篮子拎来了。

进了门，老头子正在给牛搔痒痒，大婶故意把篮子向床上一放，气嘟嘟地说：“也七十几岁的人了，背后讲坏话，不怕短舌头。”

老头子听了，又气又好笑，说：“我说谁半夜三更听壁角啦，缺点怕提还成？”

大娘心里服，嘴还硬：“谁要你提！我有缺点，我自己改！”

大伯一听老伴这么说，满脸堆笑，说：“对，对，这才是好同志。”说着在门口土坯支起的灶里生火。大娘知道他又要给牛煮黄豆，就说：“让我吧，饭都凉啦！”老头子这才笑呵呵地去吃饭。

果然，不出大伯所料。这天半夜，只听“黄母沙”一个劲地喷鼻，张大伯忙点起床头的罩灯，端去一看，小犊子

已经下来了，大伯忙用早已准备好的棉絮去给它揩擦，然后把自己那件长皮袄披到牛犊身上。接着又去端来一盆温热的豆汁喂母牛，母牛轻声地喷着鼻，低着头去舔盆里的豆汁。

小牛犊不停闪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用它那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新的世界，它爬起来跌倒了，跌倒了又爬起来。大伯心疼地把它搂在怀里，用手抚弄着它那油滑的身子，脸上浮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鸡啼五更，东方渐渐地泛白、变红，不一会儿，一轮红日从火红的云霞里喷薄而出。

阳春三月，外面的景致多么美哟！杏花已经绽开，大地铺上了一层嫩绿的地毯，天空碧蓝碧蓝。张大伯拉开窗口的草帘，一道耀眼的金光射进牛屋，牛屋里空气新鲜，明朗宁静。“黄母沙”安静地卧着，眯着眼，嚼着嘴，好象是对这些年来香甜生活的细细回味。小犊子呢，昂起头呆呆地看着窗外，好象它也在心领神会地感受这生活的乐趣。

出工的社员听说小牛生下来了，都一窝蜂地拥来，把这间牛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小犊子第一次见这么热闹场面，乐得又蹦又跳，大家你抱它一把，他搂它一下。

过了两天，一场春雨过后，春耕大忙开始了，“东方红”和老水牯都投入紧张战斗。这天傍晚，张大伯在南山坡放“黄母沙”和小牛犊，他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看着天上变幻的云彩，仔细地识别天气。“黄母沙”在悠闲地吃